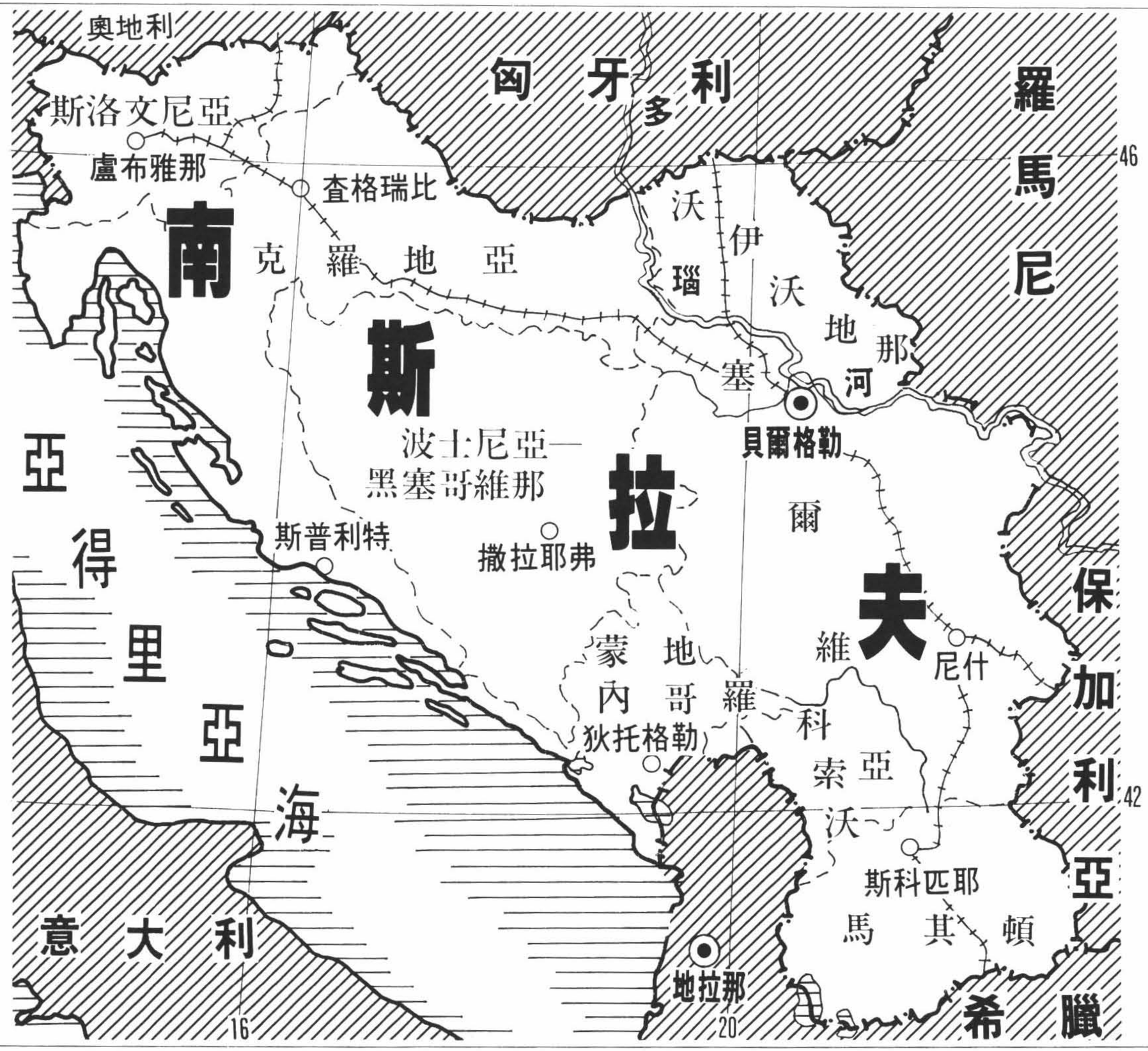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南斯拉夫：

面臨改革和聯邦解體的兩難局面


奥地利
斯洛文尼亞
盧布雅那
查格瑞比
匈牙利
羅馬尼亞
46
南斯拉夫
克羅地亞
沃瑙河
伊沃那地塞爾維亞
貝爾格勒
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
斯普利特
撒拉耶弗
蒙地內哥羅
狄托格勒
尼什
科索沃
斯科匹耶
馬其頓
地拉那
保加利亞
希臘
意大利
亞得里亞海
16
20
42

南斯拉夫自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內部即呈現不穩定狀態。首先是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人民生活水準顯著降低，可謂談起經濟，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扭轉乾坤，挽救經濟危機。其次是境內各民族之間失和，種族糾紛迭起，屢生暴亂，尤其是近幾年來，民族間的對抗更趨嚴重，未曾因民主化的推動而稍歇，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聚會，屢見不鮮，一些共和國的分離運動且公開進行，甚至已趨白熱化，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本章除簡介南國之地理形勢、民族、語言、宗教和歷史背景外，主要即針對南國之政經危機進行剖析。

壹 地理形勢

南斯拉夫土地面積二十五萬五千八百零四平方公里，位於巴爾幹半島，地處東南歐。依一九八九年統計，人口約兩千三百七十五萬兩千人，其中鄉村與都市人口各佔一半。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人口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人，爲全國第一大城。其他人口較多的都市有：

查格瑞比(Zagreb)：七十六萬三千人。

斯科匹耶(Skopje)：五十萬三千人。

撒拉耶弗(Sarajevo)：四十四萬八千人。

盧布雅那(Ljubljana)：三十萬三千人。

這些都是各共和國的首府和政經中心。

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最大國家，東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西濱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南接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北鄰義大利、奧地利和匈牙利，邊界線長達三千多公里。因位於歐亞陸橋、自古即爲歐亞民族移動的孔道，屬戰略要地，爲兵家必爭之地。

南斯拉夫爲一多山的國家，全境有四分之三爲山丘和高原，只有北部是肥沃的黑土平原。其氣候型態，北部乾燥，屬大陸型氣候，南部多雨，屬地中海型氣候。夏天氣溫常高達攝氏三十八度以上，春秋兩季的雨量則常使多瑙河氾濫成災。

基本上，南斯拉夫可分爲三大地理區：

一、海岸區

爲沿亞得里亞海之狹長地帶。多懸崖峭壁和海灣，形成許多天然良港。優美的風景和沙灘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石灰岩地形是這個地區的特色，岩洞和伏流世界著名，但土地貧瘠，無耕種價值。

二、內部高地

這地區的山脈從西北部延伸到東南部。最西北方的朱里安山脈(Julian Alps)是冬天滑雪勝地，特里格拉夫(Triglav)山是全國最高峯，高二八六三公尺。與海岸平行的狄那瑞克山脈(Dinaric Alps)亦多爲石灰岩構成。東部和東南端的山脈則越界進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希臘。頻仍的地震常造成嚴重的災難。另外，這個地區自古雖是阻擋外敵入侵的天然屏障，卻也造成南國內部交通的困難。

三、潘隆尼亞平原(Pannonian Plains)

位於南斯拉夫中部和北部，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爲主要的農業生產區。

就像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一樣，多瑙河也是南斯拉夫的主要河流，從匈牙利穿越潘隆尼亞平原經「鐵門」(Iron Gate)進入羅馬尼亞。它在南國境內的重要支流有德拉瓦(Drava)河、摩拉瓦(Morava)河及薩瓦(Sava)河等，皆富水利。內部高地有許多湖泊，是遊覽勝地。

南斯拉夫的礦產有鋁、煤、銅、鉛和鎂等。在潘隆尼亞平原和亞得里亞海亦有石油及天然氣的開採。

貳、民族、語言與宗教

南斯拉夫是個民族相當複雜的國家，也是近來該國動亂的主要根源之一。基本上，全國人口中有超過百分之八十五是屬於斯拉夫族，所謂「南斯拉夫」，其意即「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Land of the Southern Slavs)。但雖同樣是斯拉夫民族，卻分屬六大不同的支派，各有其特殊的語言及文化背景。這些支派依其人口多寡是塞爾維亞人(Serbs)百分之三十六・三，克羅地亞人(Croats)百分之十九・七，波士尼亞信奉回教的斯拉夫人(Bosnian Muslims)百分之八・九，斯洛文尼亞人(Slovenes)百分之八，馬其頓人(Macedonians)百分之六和蒙地內哥羅人(Montenegrians)百分之二・六。另外境內的主要非斯拉夫民族是阿爾巴尼亞人百分之七・七和匈牙利人百

分之一・九。阿爾巴尼亞人甚至比馬其頓人和蒙地內哥羅人都多。其他少數民族尚有保加利亞人、捷克人、日爾曼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吉普賽人、斯洛伐克人、土耳其人和烏克蘭人等。按統計，南國境內大小民族總共有二十四種之多。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兩共和國舉行首次多黨選舉，社會黨（前共黨）領導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爲了分化抵制投票的阿爾巴尼亞人，甚至突然宣稱大部分在南斯拉夫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主要居住在科索沃Kosovo自治省）事實上是埃及人的後裔，令國內外的人類學家和埃及駐南國大使都驚訝莫名。其眞實性姑且不論，由此卻可看出南斯拉夫民族問題之嚴重性。

與民族一樣，南斯拉夫境內所用的語言亦相當複雜。目前官方所用語言有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Serbo Croatian)、斯洛文尼亞語和馬其頓語三種，其中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又有另一種不同的形式，即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Croato Serbian)。此外，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使用的字母亦有古代斯拉夫字體(Cyrillic letters)和羅馬字體（Roman letters)之分。上述諸種語言事實上都相當接近，其使用情形如下：塞爾維亞人、蒙地內哥羅人和大部分的波士尼亞回教徒講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用古斯拉夫字體書寫。克羅地亞人講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用羅馬字體書寫。斯洛文尼亞人講斯洛文尼亞語，用羅馬字體書寫。馬其頓人講馬其頓語，用古斯拉夫字體書寫。字體的不同來自於信仰的差異，屬東正教的地區使用古斯拉夫字體，屬羅馬天主教的地區則用羅馬字體。

此外，南斯拉夫境內其他民族亦有他們自己的語言，特別是阿爾巴尼亞人，按南國憲法，境內各民族有權在商業、法庭及學校等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而大多數南斯拉夫人都能通曉數種語

言。

在宗教信仰方面因皆有極深的淵源，不易融合。目前南國大約百分之四十一・五信奉東正教，百分之三十一・五信奉天主教，百分之十二・三信奉回教，其他宗教或無信仰者佔百分之十二・三。從文字使用情形可看出，塞爾維亞人和馬其頓人以東正教爲主，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以羅馬天主教爲主，而蒙地內哥羅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則以回教爲主。

準此以觀，南斯拉夫境內各民族繁多，宗教信仰迥異，風俗習慣自然有所不同，加上語言溝通困難，易生誤會。因此，南斯拉夫要建立共同的「國家意識」實非易事，難怪巴爾幹半島有「火藥庫」之稱，隨時有爆炸的危險。證之南國最近政局之發展，其導火線似乎又要被點燃。

叁 歷史背景

根據歷史記載，大約三千年前，在今日南斯拉夫地區活動的民族並非斯拉夫人，而是稱爲伊利里亞人(Illyrians，亦即今天阿爾巴尼亞人的祖先) 和查西亞人(Thracians)的民族。西元前六百年左右，希臘人曾沿亞得里亞海建立殖民地，再過一百年又有稱爲塞爾提克(Celtic)的部族進入這個地區。羅馬人開始入侵巴爾幹半島大約是在西元前三百年，但直到耶穌基督誕生前後才完全征服整個半島。斯拉夫民族移入這個地區則已是西元六世紀的事。在這之前，羅馬帝國已在西元三九五年分裂爲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而此一分裂深刻地影響到這個地區各

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即使後來遷入的斯拉夫人亦然。屬東羅馬帝國地區的人民接受東正教，其他的則信奉羅馬天主教。

西元六世紀左右，斯拉夫人從今日波蘭南部和蘇聯地區進入南斯拉夫後，就紛紛依其部族建立獨立的國家。例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都曾建立過他們自己的國家。不過從十五世紀開始，整個南斯拉夫地區即爲四周的民族所瓜分。奧地利擁有斯洛文尼亞。匈牙利佔領大部分之克羅地亞。土耳其人則控制整個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包括今日的馬其頓、蒙地內哥羅和黑塞哥維亞）。威尼斯人（Venetians)也據有包括部分克羅地亞的海岸地區。這種情形進一步加深了此一地區歷史文化背景之複雜性。今天南斯拉夫大部分問題即源於此種歷史因素。

十九世紀初，這塊地方的各斯拉夫民族，雖背景各異，但在民族主義浪潮的推動下，亦開始展開統一運動，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從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五年，在拿破崙帝國的統治下曾有過短暫的統一。此一經驗促使她們尋求聯合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八七八年脫離土耳其人控制的塞爾維亞人亦有志於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但在奧匈帝國的反對下無疾而終。

二十世紀初，這些南部斯拉夫民族的統一運動轉趨劇烈。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位住在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普林西波(Gavrilo Princip)在撒拉耶弗刺殺了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Archdube Francis Ferdinand)。此一事件不僅招來奧匈帝國嚴厲的報復，且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火藥庫」之名即由此而來。

一九一八年奧匈帝國戰敗解體，同年十二月一日，一個名爲「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與斯洛文

尼亞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的新國家隨即在南斯拉夫地區成立。這個王國同時還包括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Hercegovina)、達馬提亞(Dalmatia，即亞得里亞海沿岸，今屬克羅地亞）等地區。原塞爾維亞國王彼得一世(King Peter I）成爲新國家的元首，但因病老，在位三年即去世，由亞歷山大王子(Prince Alexander)繼位。然而種族問題一開始即成爲這個新國家的不穩定因素，斯洛文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認爲塞爾維亞人在政府中擁有太多權力，因此要求更多的地方自治權。複雜的民族及互異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意識使「國家意識」一直難以建立。

一九二九年，國王亞歷山大爲解決境內種族糾紛和一連串的政經危機，乃廢止一九二一年制訂的憲法，施行個人獨裁。他更改國名爲「南斯拉夫」、強制推行單一語文政策、重劃行政區域、禁止政黨和言論自由等。但這些政策卻使各民族間的關係更加惡化，也導致他在一九三四年被一位克羅地亞恐怖分子所刺殺。繼位的彼得二世(Peter II)只有九歲，由其叔保羅王子(Prince Paul)攝政，繼續施行亞歷山大的政策，國內種族衝突亦未稍歇。

二次大戰期間，南斯拉夫擬持中立，但迫於德國壓力而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加入軸心國陣營，導致軍隊叛變，推翻彼得二世，然而軍隊亦旋即向入侵的德軍投降。彼得二世及其政府官員則於倫敦組成流亡政府。

南國淪陷期間，國內有兩股地下反抗軍，一股是由狄托(Josip Broz Tito)及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Partisans)，另一股是由米海洛維奇(Draza Mihailović)所領導的「南斯拉夫祖國軍」(Chetniks)。前者想在南斯拉夫建立共黨政府，後者則支持倫敦的流亡政府。這兩股游擊

力量既反抗德軍，又不時互鬥。盟軍原本支援「南斯拉夫祖國軍」，但到一九四三年轉而支持狄托，因爲「民族解放軍」在狄托領導下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德力量，且深獲民心。同年十一月，共黨即在今日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中部的雅耶西(Jajce)成立臨時政府，一個名爲「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Anti Fascist Council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of Yugoslavia)的組織宣稱爲國家及人民的最高代表，並確定未來南斯拉夫應建立聯邦制度，禁止彼得二世返國。一九四四年秋天，「民族解放軍」在盟軍的支援下解放了首都貝爾格勒，而當一九四五年五月大戰結束時，狄托及其共產黨已穩穩地控制了全南斯拉夫。許多反對分子不是被捕就是遭放逐，米海洛維奇亦於一九四六年被處決。同時隨著一部蘇聯式憲法的公布，南斯拉夫正式成立了一個包括六個共和國及兩個自治省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The Federal People's Republic of Yugoslavia)。這六個共和國和二個自治省是塞爾維亞共和國、克羅地亞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馬其頓共和國、蒙地內哥羅共和國及科索沃和沃伊沃地那(Vojvodina)兩個自治省。由狄托所領導的共產黨一黨專政，其他政治組織皆被禁絕。一九五三年一月，南國採行新憲法，狄托被選爲總統。一九六三年四月再行公布的新憲法，則將南斯拉夫正式國名改爲現行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肆 南斯拉夫內部的不穩定因素

南斯拉夫位於歐洲東南部，即巴爾幹半島西北端。英人麥金德曾提出所謂「心臟地帶理論」，認爲控制東歐，即可延伸擴大之，進而控制世界島。南斯拉夫即位於東歐的樞紐地帶，其戰略價值不言而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一度成爲蘇聯的親密盟邦，篤信地緣政治的史達林急欲將南國納入其控制之下。但南共之取得政權，可以說幾乎完全靠其本身之奮戰犧牲和人民廣泛支持的結果，並非像其他大多數東歐國家，是屬於「紅軍刺刀下的產物」，因此狄托的直接反應乃是拒絕成爲蘇聯的附庸國，導致一九四八年六月南、蘇兩國關係之決裂，南國亦因此被逐出「共黨情報局」一九四七—五六，爲史達林一手主導之國際共黨組織），並被斷絕一切援助。但南斯拉夫在深具個人政治魅力的強人狄托的領導下，另闢蹊徑，獨樹一幟，採不結盟政策，成爲東西方兩大集團爭取的對象，左右逢源，世界地位亦大爲提高，對其政局頗具穩定作用。惟儘管南斯拉夫在美、蘇對抗的態勢下，角色突出，但其建國基礎薄弱，早就隱藏某些不穩定的因素。除前面已提及，因複雜之民族、語言、宗教意識等之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根深柢固之社會因素外，尚可從經濟及政治兩方面來析述：

一、經濟因素

戰後，南國首先採用蘇聯的極權主義經濟制度，但由於施行中央計畫的結果，並不能改善南國的經濟。促使狄托改變政策最關鍵性的理由，則是一九四八年南共和蘇共的決裂。從五十年代開始，南共改弦更轍，採行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改革政策的重點是：地方分權、利潤動機和市場價格。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的生產單位改組，企業由工人自主經營。這種經濟改革，誠是開風氣之先，一度被其他共黨國家點名批判爲修正主義。

一九五〇年以後，南國所有經濟事業的經營與管理，都已移交給工人。工人再推選代表組成「工人會議」(rodnicki savet)和「管理委員會」(upravni od cór)。前者依企業的大小通常有十五至兩百人，任期兩年；後者通常由三至十七人組成，任期一年。工人會議負責所有基本決定，交由管理委員會執行。每個企業設經理一人，依照工人會議和管理委員會之決議，負責組織生產。同時，經理均係當地工人的代表，政府賦予他某種程度的權力，必要時負責解決糾紛。誠然，南斯拉夫由工人管理企業的制度，不僅可以滿足工人的事業心，並且還可以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使他們從工資勞動者變爲企業利潤的分享者。顯然地，此種制度主要的目的是刺激企業和企業單位的工人，努力求取最佳的利潤。政府對各類工人訂下不同的最低工資，工人得以自行決定，是否犧牲資本累積來增加工資的收入。總而言之，南國的工作組織中之自治，包括有工人直接或由選定的機構管理其企業的權利、企業的擴大、分配收益、調整工作狀況，以及決定與其他企業之聯合。此種工人自治的特色，對爾後波蘭、匈牙利的經濟改革，頗具啓示作用。

至於農業方面，南斯拉夫在傳統上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業乃是戰前經濟最主要的部分。一九四五年南共接管政權之後，農業的集體化生產，似乎是一種必然的政策。共黨最初以爲，唯

獨這種集體化農場，可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同時尚可利用農村剩餘人力，遷往城市參與工業的勞動。不過，這項農民集體化運動相當失敗，只好放棄。一九五三年通過一項新法案，解散了大多數的集體農場，並將土地歸還農民私人所有，強迫交付農產定額亦被取消，農產品的自由市場與土地的私人買賣亦獲得容許。每一農家最多可以擁有十公頃的土地。由此可見，南共對農民作了相當大的讓步。這一點，在東歐共黨國家中，波蘭尚可與之相比擬。

總的來說，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傾向計畫與市場經濟的結合，試圖以價格爲依據，中央計畫僅限於生產與收入、個別部門的發展、就業狀況，以及信用供給等的估計。另外，投資率仍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和企業機構不須完成中央預定的生產目標或定額，聯邦政府也不給它們分配資源，地方機構可以根據全國計畫指標自行擬訂工作計畫，但須依照地方情況和預期利潤。各種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在決定生產計畫時，其所依據的是技術和價格。此外，地方政府尚須負責新企業的創立，並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各企業部門管理人員的活動。這套制度容許計畫與價格、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國家選擇與消費者的權利等多種混合體的存在，形成所謂「市場社會主義」(Marktsozialismus)的內涵。的確，南國率先進行經濟改革，對該國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也能維持一段時期的穩定。不過，從南國的經濟改革過程，可以獲知一項事實，那就是：如果經濟改革沒有得到政治改革的配合，其改革的績效仍是極其有限。造成今日南斯拉夫經濟困境最足以說明的一個例證，是各共和國的資源與開發不均，彼此間的財富懸殊甚大。以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和科索沃自治省爲例，前者的人口僅比後者多三十萬人，平均國民所得前者比後者多三倍，同時，後者目前失業率高達三五%，是前者的二十倍。

二、政治因素

無可諱言的，南斯拉夫戰後能夠維持統一與穩定，實有賴於狄托的威望與鐵腕作風。狄托晚年，一直被視爲最有可能的繼承者，是協助狄托建立南國的功臣卡德利(Edvard Kardelj, 1910-1979)，因爲他是狄托的左右手，擁有實權，亦孚衆望。可是，卡氏卻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先狄托而去，享年六十九歲。卡德利去世後，狄托如同法國的戴高樂一樣，失去了有實力的繼承人。然而，這兩人逝後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即是戴高樂爲法國的第五共和，留下了一個完善的制度，而狄托所留下來的憲法結構，卻是複雜又不易交代清楚的體制。基本上，南斯拉夫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共黨政權，但卻與其他共黨國家又有所不同。南國有一套很特別的領導原則，即集體領導制和輪流主政制。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南斯拉夫曾掀起過一陣民族主義的浪潮，使南國瀕臨分裂邊緣。狄托乃利用鐵腕手段，親自督導，下令逮捕數百人，撲滅了分離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派。爲鞏固南國局勢的正常發展，狄托又頒布新憲法，對一九六三年的憲法，作了重大的修改，加強了中央的控制，同時爲他的後事重新作了安排，作爲他死後領導原則的法律依據。根據一九七四年的新憲法，狄托仍爲「任期不限的聯邦共和國總統」(第三百三十三條)，其下設有主席團，「在國內外代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第三百一十三條)。其組織成員「由共和國議會和自治省議會在議會各院聯席會議上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第三百二十一條)，每個共和國和自治省各選一名。另外，「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郎南共全名) 主席爲當然成員，一共九名，任期五年，只得連任一次 (第二百二十四條)。主席團成員再推選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年 (第三百二

十七條）。主席團主席，名義上是國家元首，並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統率三軍。原則上，主席團無論戰時或和平時期，都是領導和指揮南國武裝力量的最高機關。但它還是要受到聯邦議會(Skupstina包括二院，即聯邦院有二二〇名代表和共和院八十八名代表）的牽制。南斯拉夫的國內外政策仍須經由國會的討論與決定（包括通過或修訂法律）；聯邦議會還擁有決定戰爭與和平，批准關於政治合作和軍事合作的國際條約，通過社會計畫、聯邦預算和決算，選舉和罷免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委員、憲法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聯邦部長、檢查長等職權。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唯一合法的政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設有二十三名成員的主席團，是南共最高領導階層。顯然地，這個共黨體系和行政體系平行，主席團成員由南國各個不同的民族平均分配，仍採集體和輪流領導制，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年。這個主席對南國的權力結構仍居指導角色。由此看來，這樣的一個權力結構，如何去統一事權，強化行政效率，實令人懷疑。再者，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兩個自治省，權力分配不均，基於各民族本身的利益，難免產生爭權奪利。舉例來說，塞爾維亞族人口佔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但其在聯邦會的聯邦院分配到的席次只有三十名，共和院有十二名；而僅佔南國人口不及十分之一的其他共和國，卻可分配到同樣的席位（憲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和二百九十二條）。尤令塞爾維亞人最感不滿者，在其境內的兩個自治省所分配到的席次，聯邦院各二十名，共和院各八名，如以人口數目比較，簡直不成比例，少數民族可佔盡便宜，並且還享有修改憲法的同意權，使得這個境內最大的塞爾維亞共和國無法輕舉妄動，爲所欲爲，而失去控制權力。

導致南斯拉夫政局不穩定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事實上，也需考慮歷史和地理因素。

諸如阿爾巴尼亞族和塞爾維亞族本來就有歷史仇恨，一向相處不睦，加上地拉那當局從旁撐腰，予以聲援，更容易製造事端；同時，南國境內各共和國和自治省所擁有的天然資源亦極不平均，自然也影響到爾後的經濟建設，而使彼此間的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民族主義的情緒也就升高了。

伍　當前南斯拉夫的政經危機

南國的不穩定因素已如前述，而最近兩、三年來由於經濟日益惡化、民族衝突日熾，加上強人不再和民主化運動的影響，這些不穩定因素乃紛紛顯現，境內因而動亂四起，示威羣衆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動員人數少者數千人多者數萬人，首先是在塞爾維亞共和國、蒙地內哥羅共和國以及科索沃和沃伊沃地那兩個自治省的首府，後來則擴及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及克羅地亞共和國，大有國家分裂乃至爆發內戰的危機。茲就當前南國所面臨的政經危機，略析如後。

一、經濟危機

南斯拉夫在東歐國家中，是最早進行經濟改革的，一九四八年狄托與史達林決裂之後，南國即實行所謂「市場社會主義」，首先引進市場經濟的理念，與計畫經濟相結合。但這種南斯拉夫模式，事後證明完全失敗，至今南國依然陷在政治和經濟的危機之中。

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外乎經濟成長、通貨膨脹率、國際收支和失業率等方面著眼，

即可獲知該國的經濟發展情形。南斯拉夫自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其經濟狀況有明顯惡化的現象。經濟成長大幅下降，一九七一—八〇年平均爲百分之八．九，其後，僅達百分之四。八一—八五年的五年計畫沒有達成既定的指標。在通貨膨脹方面，一九七三—八三年，南國的通貨膨脹率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八五年升高爲百分之九十五，一九八六年已躍升爲三位數，一九八八年更高達二百十七個百分點。在外債方面，由一九七一年的二十七億美元，一九七四年四十六億美元，一九七七年爲八十四億美元，一九七九年躍升爲一百四十九億美元，到了一九八五年已超過兩百億美元，在東歐爲僅次於波蘭的最大負債國家。在國際收支方面，南國自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呈現逆差，一九八〇年外貿逆差高達六十億美元，最近幾年來，仍維持在十五億到二十億之間。至於失業人口，在社會主義國家，本來是以「沒有失業者」炫耀於世。可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南國的失業率有百分之十二，至一九八八年，已有一百三十萬人失業，失業率升高到百分之十五，在歐洲國家中可算是名列前茅。

南斯拉夫當局爲了挽救日益惡化的經濟困境，曾試圖採取某些因應對策，如改變生產結構，糾正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減少消費，壓縮投資，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以縮小國際收支的逆差。南國政府爲了有效解決經濟危機，曾提出憲法修正案以爲因應。根據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南斯拉夫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涉，且擴大民間部門與外國的投資。議案中要求在經濟體系中引進更大的市場機能，開革不必要或紀律不良的工人，關閉賠累的企業。這項頗引起爭議的憲法修正案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獲得批准。然而緩不濟急。

戰後，儘管南斯拉夫有過相當不錯的經濟成長，但至一九七九年就明顯地暴露南共狄托體制

的有限性，經不起二次能源危機的打擊，和八十年代初期國際經濟不景氣的重創，使得這個開風氣之先，率先進行改革的共產政權，陷入極端的困境中。根據資料顯示，南國的經濟危機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已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二分之一。

總之，造成南斯拉夫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除了共黨體制欠缺靈活性外，外債過高、外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升高等都是重要因素。另外，投資不當、計畫錯誤，以及受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亦是導致經濟成長下降的原因。這一連串的難題是今後南國刻不容緩，亟待克服的要務。

二、政治危機

無可置疑的，政治體制的運作和經濟活動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南斯拉夫在五十年代，由於進行經濟改革，引進市場經濟的機能，使得南國的經濟狀況有了相當程度的進展，相對地也帶來一段時期的政治穩定；同理，由於南國政治體制的僵硬——共黨一元領導的官僚體系，限制了南國的經濟發展，因而經不起國內外環境因素的衝擊，導致南國八十年代經濟每下愈況，也直接影響到政治層面，遂呈現重重的政治危機。

首先，是「狄托主義」(Titoism)的式微。一般指「狄托主義」，至少包括六個層面：工人自治制度、計畫與市場經濟兼顧、取消集體農場的經營方式、採聯邦與地方分權體制、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和外交政策堅持不結盟運動等。狄托主義成功的地方，就是他的外交政策：一九四八年，南共與蘇共決裂之後，狄托倡導不結盟運動，從此他的聲望大增，不但提升了南國的國際地位，

也獲得西方的經援，加速南國建設的腳步，從而亦建立起其個人屹立不搖的政治地位和威權體系。惟狄托逝後，沒有強有力的繼承者，而由一個二十三人組成的集體領導班底，由於很難建立共識，導致政策分歧，無法定位，中央領導階層於焉分崩離析，無法應付這個多民族且變化莫測的國家。雖然近幾年來塞爾維亞共和國領導人米洛塞維奇，這位曾被譽爲「狄托第二」的新一代南共政治人物企圖填補狄托逝後留下的權力眞空，其某些政經改革亦確實使他在塞爾維亞人心目中成爲「英雄偶像」。不過由於米氏有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情緒的幕後指使者之嫌疑，不僅普遍引起南國國內其他各民族之不滿，亦使其國際形象受損，其要繼承狄托事業恐怕不易。更何況，狄托主義亦有其限制。曾爲狄托主義建構理論基礎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對共產黨的領導有過一針見血的批判。一九八八年六月初他曾應邀在斯洛文尼亞共和國的一所大學發表演說，講題是「論多元政治與一黨政治」，這是他三十四年來首次公開露面。他在演說中指出，南國的未來，應該在境內異立的共和國間，透過民主聯盟找到一個折衷點。他坦率表示，如果南國未來不能組成一個民主同盟，將會面臨分裂的局面。證之近一年來南國政局之發展，幾乎是不幸而言中。

近一年來，南斯拉夫予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境內民族間的裂痕加深，民族主義抬頭，分離運動高漲，其所受世人的矚目，甚至遠遠超過其可與其他東歐國家媲美的民主化運動。八〇年以來由於民族暴亂，曾引發南共的領導危機，權力鬥爭激烈，政府威信搖搖欲墜。於是，南斯拉夫要求民主化的聲浪節節升高，共黨維持四十多年的「一黨專政」格局終於被打破。位在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正式成立新的政黨「民主聯盟」，並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舉行一九四五年以來第

一次自由選舉，推舉三十八歲的經濟學者德爾諾夫舍克(Janez Drnovseak)出任國家元首，可謂南斯拉夫建國後的創舉。一九九〇年一月南共召開的「十四大」，已通過重大改革方案，擴大自由市場經濟領域，舉行全面性自由選舉，接受政治多元化的時代潮流。惟南共正面臨分裂危機，斯洛文尼亞共黨已宣布脫離南共聯盟，改名「民主振興黨」，並把該共和國的官方稱號「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刪除「社會主義」，改稱「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另一個加盟共和國克羅地亞隨即跟進，將克羅地亞「共產主義者聯盟」更名爲「民主改革黨」，並也去掉國號中「社會主義」名稱，改爲「克羅地亞共和國」。顯然地，東歐民主風潮也很快地吹進巴爾幹半島。這個早在五十年代即已著手進行經濟改革的多民族國家，人民自然不甘落後，任由南共「一黨專政」的擺布，遂揭竿而起，向東歐其他國家看齊。南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下列現象，頗值一提：其一，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內部呈現分裂，塞爾維亞共黨領袖米洛塞維奇咄咄逼人，不但採高壓手段鎮壓阿爾巴尼亞人的暴亂，而取消共和國境內科索沃省（以阿爾巴尼亞族爲主）的自治地位，並且企圖進一步主宰南斯拉夫的命運。因此，其他共和國共黨深感憂慮，乃紛紛表態要與南共中央劃清界線，尋求獨立自主，甚至乾脆更改黨名，互別苗頭。其二，一九九〇年四月至十二月舉行戰後以來首次自由選舉，南國境內四個共和國已由反對勢力（如民主聯盟）取代共黨地位上台執政；另外兩個共和國（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則由共黨改名的社會黨，尚可在國會控制多數。基本上，南國內部爭執的焦點，即最富裕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主張成立鬆散的邦聯，類似歐洲共同體以經貿緊密相聯繫，平等互惠，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但塞爾維亞堅決反對，並得到軍方（亦由塞爾維亞人主控）的支持，蒙地內哥羅共和國也靠到塞爾維亞這一邊，形成尖銳對立，互不相讓。其

三，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公民表決，結果有八十八%贊成獨立，反對獨立者僅佔四%。另外一個共和國克羅地亞的國會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新憲法，賦予該共和國有權宣布脫離南斯拉夫聯邦。不過，南國軍方已表明態度，不容許這種分裂國土的舉措。斯、克二共和國不甘示弱，正在召募民兵，訓練自己的防衛力量。一九九〇年夏天美國中情局曾分析，南國很可能在十八個月之間爆發內戰。

陸 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南國的問題仍然困難重重。最棘手的問題，還是民族本位，不願互通有無，相互依存。最具諷刺性的例子，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沃伊沃地那平原，本可養活兩個半南斯拉夫人口的農業，可是，其他共和國寧願從國外進口糧食，而不願與該地區訂產銷合同，迫使這個地區的耕地有百分之卅以上成爲一片荒蕪。再者，一列火車從首都貝爾格勒開往斯洛文尼亞首府盧布雅那，沿途卻要換三次火車頭，因爲這列火車需經三個共和國的邊境。如此無法統一事權，各行其道，難怪南國建國四十餘年，依然存在相當高的「分離意識」，一有風吹草動，就易引起猜忌，成爲暴動的根源。

另外，從南斯拉夫的政經危機，亦可證明三件事實：

一、單獨進行經濟改革，而忽視政治改革，其結果必定是績效不彰。縱使能使經濟有突破性

進展，也只是短期性，不可能維持長期的穩定發展。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匈牙利和波蘭。

二、共黨體制是專制體制，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換言之，共黨國家離不開「強人政治」，要仰賴其鐵腕作風，始能維持穩定。北韓、古巴、中共皆如此。

三、共產主義最強調國際主義，可是在共黨國家裏，民族主義卻依然抬頭，成爲一大包袱。目前蘇聯境內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中共的西藏和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和騷動亦然。個中原因，值得深思。